

黑格尔与霍尔德林、謝林 来 往 书 信

苗力田 輯譯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一九七八年九月

校 内 用 书

*

1978年10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47,000 册数：490

统一书号：2011·77

定 价：0.18

說 明

这一组书信是从約汉奈斯·荷夫麦斯特所编的《黑格尔来往书信集》(弗来克斯·麦那出版社, 1952—1960年, 汉堡版)里辑译出来的, 黑格尔和霍尔德林、谢林的全部来往书信。其中黑格尔致霍尔德林的信计兩封; 黑格尔致谢林的信计十封; 霍尔德林致黑格尔的信计五封; 谢林致黑格尔的信计十四封; 共三十一封。

这些信从1794年开始到1807年为止。这十数年间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拿破仑战争的高潮时期, 也是德国面临社会改革、文学、科学和哲学发展的转折时期。这些信中, 每封所谈的虽然不过是个人的事情, 求职业, 话离情, 相互报导自己的情况, 倾诉自己的衷曲, 以及各种新闻和对当前事件的看法。但总的看来却给我们提供了有关他们当时的政治态度、文化环境第一手的背景材料。对于我们进一步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黑格尔, 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那些经典性的论断是有帮助的。

在辑译过程中, 对信的主体除非原有缺失外, 译文不擅作删节, 但为了节省纸张和时间, 在必要的情况下, 删去了与正文无关的附言, 冗长的通信地址和拉杂的寒暄问候。与此同时, 为了帮助了解信中所涉及的人和事, 翻译时根据原书的注释, 在方括号里也增加了必要的文字。当然, 信中所涉及的人和事, 并不是每件都能弄清楚的。这些私人通件中的身边烦事, 有一

些也许不是近二百年后，万里异国的我们所能弄清其详细情节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这些来往书信中把握黑格尔写作其《精神现象学》时的思想、政治、文化、科学背景的总图画。

此外，我们还把黑格尔大学毕业后在瑞士伯尔尼任家庭教师时给他的东家汇报工作的信作为附录。我们从许多西欧学术家小传中看到，他们青年时代大都有做家庭教师的经历，这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职业呢？难道就如我们旧时代的三家村启蒙先生吗？黑格尔的工作汇报里给了具体的描写。

为了便于复核原文，书信保留了原书中的编号。

目

說 明	1
1. [5] 霍尔德林致黑格尔 (1794年7月10日)	1
2. [6] 黑格尔致谢林 (1794年12月2日)	2
3. [7] 谢林致黑格尔 (1795年1月6日)	4
4. [8] 黑格尔致谢林 (1795年1月底)	7
5. [9] 霍尔德林致黑格尔 (1795年1月26日)	10
6. [10] 谢林致黑格尔 (1795年2月4日)	12
7. [11] 黑格尔致谢林 (1795年4月16日)	14
8. [13] 谢林致黑格尔 (1795年7月21日)	17
9. [14] 黑格尔致谢林 (1795年8月30日)	19
10. [15] 霍尔德林致黑格尔 (1795年11月25日)	23
11. [16] 谢林致黑格尔 (1796年1月)	24
12. [17] 谢林致黑格尔 (1796年6月20日)	26
13. [19] 霍尔德林致黑格尔 (1796年8月24日)	27
14. [20] 黑格尔致霍尔德林 (1796年11月)	29
15. [21] 霍尔德林致黑格尔 (1796年11月20日)	31
16. [29] 黑格尔致谢林 (1800年11月2日)	32
17. [34] 谢林致黑格尔 (1802年5月24日)	34
18. [37a] 谢林致黑格尔 (1803年5月末)	35
19. [38] 谢林致黑格尔 (1803年7月11日)	36
20. [40] 黑格尔致谢林 (1803年8月16日)	39
21. [41] 谢林致黑格尔 (1803年8月31日)	41

22. [42]	黑格尔致谢林 (1803年11月16日)	43
23. [45]	黑格尔致谢林 (1804年2月27日)	45
24. [46]	谢林致黑格尔 (1804年3月3日)	46
25. [47]	谢林致黑格尔 (1804年7月14日)	47
26. [82]	黑格尔致谢林 (1807年1月3日)	48
27. [83]	谢林致黑格尔 (1807年1月11日)	51
28. [90]	黑格尔致谢林 (1807年2月23日)	54
29. [93]	谢林致黑格尔 (1807年3月22日)	58
30. [95]	黑格尔致谢林 (1807年5月1日)	60
31. [107]	谢林致黑格尔 (1807年12月2日)	62

* * *

附录: [12]	黑格尔致丰·斯太格 (1795年7月9日)	63
----------	-----------------------	----

(一)

5. 霍尔德林致黑格尔

1794年7月10日于

梅明根旁的瓦尔特霍森

亲爱的兄弟！

自从我们带着“上帝王国”的口号分别以来，你一定会时时想念我的。我相信，我们在经过各种变化之后，还将在这个口岸下重逢。您可能发生变化，也将要发生变化，但我确认，时间决不会抹去您心上的这种痕迹。我相信，您对我当然也是这样。这种痕迹也就是我们之间相爱的主要的东西。这样，我们的永恒友谊才有所保证。我总愿意您经常在我身边。您过去曾经是我的保护人。我对您非常感激。自从我们分别之后我才感到这一点。我们还要多方面向您学习，并且不时把我的事情告诉您。

写信当然不过是种不得已的办法，但总还是种办法。所以，我不能对它掉以轻心。我们必须互相提醒，我们相互之间有着巨大的责任。

我相信，您和周围环境在各方面都已融洽无间了。但是我也没有理由忌妒您。对我说来，我的状况也是美好的。比起我来，您更善于自处。您的好处在于，您身边总有个警钟；我所要的却是安静。我并不乏乐趣。您总是个乐天派。

我总能有一天去荡漾在您那湖山之间。伟大的自然使我们高尚，使我们坚强，并且是不可抗拒的。和您相反，我生活在一

个极为难得，非常渊博深刻，明慧敏捷的思想圈子之中。这里有一位丰·卡尔布小姐，您在伯尔尼是难以找到的。您如果能在这种阳光下曝晒一番，对您一定大有好处。假如我们不是好朋友的话，您一定会有点生气，您把自己的好运气和我交换了。从我对她所说有关您的一切，她很可能认为，我的盲目幸福使她受到了损失。她经常提醒我给你写信。现在又在提起了。

.....

我现在几乎把全部精力都集中了。康德和希腊是我唯一的课程。我主要是设法弄通批判哲学中的美学部分。最近我越过隆山山脉到富尔达平原作了一次短途旅行。从那极大的高度和果实累累，风光宜人的山谷看来，人们以为是登上了瑞士的群山。在山脚下樅树的浓阴中，几处茅舍点缀在羊群和溪流之间。富尔达自身也是一个相当可爱的地方。这里山间的居民，和别处一样，是粗旷而单纯的。他们也可能有其他为文明所泯灭了的优点。

亲爱的黑格尔马上写信给我吧！收不到你的消息我就过不了啊。

(二)

6. 黑格尔致謝林

1794年12月2日于伯尔尼

我的亲爱的！

很久以来，我就想把我们过去的友好关系再恢复起来。这种要求，由于不久以前才在《包尔斯纪事》上读到有关您〔论

古代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文章的介绍，而更加强了。我又在您解释神学的重要概念从而尽力扫除陈规陋习的老路上相逢了。对此我只能高兴地表示支持。我相信，人们总可以自由说话的时候现在到来了，部分地已经作了并是须要作的。只是我远处于学术活动的舞台之外，不能随时收到那对我有兴趣的事情的消息。如果您肯经常把有关消息和您的著述情况告诉我，我将甚为感激。我很想在图宾根之外找一个位置，把我久已搁置的东西拣起来，并且能够不时着手写作，虽然现在我也没有完全闲着，但随时都来的各种各样的杂务，使我不能达到应有的成果。

几天以前我在这里偶然地碰到了那些发表在阿申霍斯的智慧杂志上的，象英国人署名为奥的，为您所熟知的书信的作者。这位「报导法国革命情况的书信」的作者却是个名为奥尔斯那的施来赛人。他告诉了我几个在巴黎的符腾堡人的消息，其中也有在法国外交部担任重要位置的来因哈特。奥尔斯那人还年轻，但人们看来，他已经作了很多的工作。今冬他在这里自费度假。

伦次是怎么一回事？他的才能还在埋没着吗？我希望不是这样。要鼓舞他，让他把对那些重大项目的认真研究总结起来，这确是应该费一番力气的，这也许可以补偿他长期以来所经受的烦恼。我在萨克斯有几个朋友，一定能帮助他作进一步地安排。假如您还不是把他丢下完全不管，那么把他鼓舞起来做点事吧，说服他克服自己的过分谦逊。不管怎样代我向他问候。

图宾根的情况怎样？除非有个象来因哈特或费希特那样的人，在那里占有一个讲席，事情不会发生实际的变化。旧体系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被认真地播散着，即使那少数好的头脑没有受到影响，但在大多数的机械头脑里，事情的看法确是这样。在这些人看来，一个教授为了一个体系，一种精神的需

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他们把旧体系大力推广，或者至少保持它的现在地位。

除了斯托尔反对康德的宗教学说之外，我现在还没听说别的矛盾，将来很可能遇到许多矛盾的。康德的宗教学说，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但它总有一天会为世人所共见。

你知道卡里厄被绞死这回事吗？你还在读法国报纸吗？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大家对我说，在符腾堡是禁止法国报纸的。这个过程很为重要，它揭示罗庇斯尔的全部厚颜无耻。

向许斯肯特和卡普多多致意。

你的朋友 黑格尔

〔原文第二页边注：〕莫格林最近对我说，许斯肯特认为，在瑞士全部信件都要被打开检查，不过我向你保证，在这里完全用不着担心。

.....

(三)

7. 谢林致黑格尔

1795年1月6日于图宾根

您还记得您的老朋友吗？我差不多认为您把我，把我们都忘了呢。我们的老相识似乎是从来都不认识我们的样子。伦次和我们相距不远，我们对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还有霍尔德林不知怎么样了？我知道他的老毛病，他从来也不想到我们。老朋友，让我向您伸出手来！我们再也不要变成陌生了！我完全相信，我们是能够改正过去错误，最好是从新开始！

您想知道我们的情况吗？上天降临了一个荒旱之年，古老的野草很快就都冒出来了。谁是除草之人呢？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哲学之上，并且相信，它给图宾根思想界所带来的推动作用，不会很快就归于消失。不过真令人惋惜哪！哲学精神在这里已经如日中天了，它也许还会在顶点上逗留一段时间，然后就加速地沉沦下去。现在有一大群康德主义者，连吃奶的孩子都对哲学赞不绝口。但是，我们的哲学家们费了很大气力，最后才找到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才能接受这门科学之点，因为现在一旦缺少了枯燥的哲学事情就不能前进。我们的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加强自己，定居下来，保卫自己。他们在这个庇护所里安然居住着，并且为此赞美上帝。在这个世纪里有谁把他们从这里赶出来呢？一旦在勿宁说是上帝把他们带到的那个地方住定了，他们就制造出某种康德体系的肤浅杂拌来，从这里他们源源不断把浓厚的哲学菜汤随时随地喂着神学，于是本来已经开始消瘦下去的神学，很快就比以前更加强健地出现了。一切可能的的神学教条，都被贴上实践理性公设的标签，并且在这里上帝存在的神学历史证明没完没了。图宾根式的实践理性解除了疙瘩。和这些英雄们一起来观看这样的胜利，是令人很开心的。人们所写的那些哲学不景气的时刻，现在过去了！

你在信里谈到我在《包尔斯纪事》上的文章。它已经颇为陈旧了，而且工作也是浮皮了草，不过写出来也许不是全无意义的。关于我的神学著作我不能告诉你更多消息。最近一年来，它对我已经变成次要的事情。直到目前使我发生兴趣的东西，是对《旧约》、《新约》和早期基督教精神的历史研究。这方面还有很多事可做。不过再过一段时间，我连这项工作也要放弃。当一个人随时跟着他的时代的潮流前进时，他怎能把自己埋葬在古代的灰尘之中呢。我在哲学里生活和编织着当代。哲

学还没达到目的地。康德做出了结论，但是还没有提。而谁能理解没有前提的结论呢？有一个康德固然很好，但广大的群众还应该在这方面进一步做点什么呢？上次费希特在这里说，须要象苏格拉底那样有个守护神，人们才能深入康德的奥秘。我越来越感到这话是真理。我们必须在哲学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康德把一切都清除了，那么他们还能捞到点什么呢？在他们眼里，必须把东西打成碎片，他们才用手把它把握住！啊，这些目前到处都是的，伟大的康德主义者哪！他们都是些死抱着书本不放的人，他们以眼前还有事可做而深自庆幸。我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不但积极宗教的偏见，而且所谓自然宗教的偏见，在大多数人的头脑里都是同康德的书本结合在一起的。看到他们怎样一串一串地推导上帝存在的道德证明，是很有趣的。刹时之间，救难之神跳将出来，这就是，高居于九天之上的人格，个体本质。

.....

方才我从费希特本人那里收到了《知识学基础》讲义的开始部分。你将在《一般学术杂志》上读到这书的评介，但不能在书店里买到，它还只是发给听讲人的讲稿。过去我读书并且发现，我的预见并没有欺骗我。现在我在写一本和斯宾诺莎相对立的伦理学。〔自我〕应该是全部哲学的最高原则，在这里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达到了统一。如果我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的话，我将在最近的博览会把它写完，至迟也不能超过今年夏天。假如我是在真理国度里首先欢迎新英雄费希特的那些人中的一分子，我是很幸福的。向伟大的人物致敬！他完成了伟大的著作！顺便说一句，你读过了费希特的《向欧洲君主们索还思想自由》吗？你这里没有，可到耶拿去要。那会有这篇文章的。

.....

(四)

8. 黑格尔致謝林

1795年1月底

我的亲爱的！

您的来信使我多么快乐，这就用不着对您多说了。您对朋友的深情厚谊固然感人，但是，使我更发生兴趣的是您长期以来所走上的，并且现在又有了新的进展的道路。作为朋友我们并没有变为生疏，在使每个有理性的人都发生巨大兴趣，息息相关的事情上，我们更不生疏。因为，每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都应竭尽全力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

最近一个时期我又把康德哲学的研究拣起来了，为的是学习把他的那些重大结论应用于现今流行的那些观念，或者按照他的那些结论来改造这些观念。经过了一番新的辛勤，深入的努力，然而正象对赖因霍尔特有关表象能力的新理论一样，我之所知仍然很少。在我看来，这些思辨最多不过是对狭义的理论理性的研究而不是对普遍概念广大应用的探索。我认识到这些辛劳距其目标尚远，我对这种研究仍是若明若暗。您还没有把您付印的文章分送给我，不要是您担心邮费太贵吧。把这些印刷品用邮车而不要用信件寄给我！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

您对我说，在图宾根哲学的道路是讨好上帝的，神学的康德哲学，这并不奇怪。只要正统教会的职务是和尘世利益紧密相联，是交织在一个国家的整体之中，那么它就是不可动摇的。这种利益还很强，教会还不能很快地就被废除，尽管人们

整个说来自身并不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它还在起作用。此外，正统教会还拥有—一个由头脑简单，语言无味的帮腔文士所组成人数众多的队伍。这些人读到某种和他们的信念——如果他们那种文字垃圾还配称为信念的话——相反的东西，并且感到了其中的真理，他们说：“对，这话倒是真的”，于是就抛在脑后。在早晨他们喝着自己的咖啡并且让着别人，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与此相反，他们把那些对他们有用的东西，还能使他们抱残守缺的东西，却紧紧抓着不放。我相信，如果把那些搬批判木材来加固其上帝堂殿蚂蚁般忙忙碌碌的神学家们尽力搅动一下，让他们不知所措，无处藏身，只好把他们的自己赤裸裸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种狼狽象一定煞是好看。他们为了避免教条体系燃起熊熊烈焰而把木材从康德哲学的火堆搬开，然而却是把烧着的炭块放到这木材下面了；——他们把哲学观念广泛地传播开来。

您所写的那种缺点，其结论我能够想得到，而无可争辩地，费希特的《启示批判》给这种缺点大开方便之门。他本人倒还是有所节制；然而他那些基本原理一旦被抓住，神学的逻辑就会无尽无休地推论下去。他那纯粹的道德本性必然使他从上帝的神圣性开始推理，通过这样的推理，他就在教条的证明之中，又恢复了那些陈规旧习。这种看法是值得花点力气加以更详尽的说明的。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将尽力详尽地说明，我们为了加强道德信仰，现在在什么程度上对上帝这观念再使用才为合适，例如在解释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现在不但用伦理神学同时也用生理神学，并且现在还主要应该用生理神学来解释。在我看来，这就是人们在解释先知，其次在解释奇迹，在费希特是解释启示等观念方面，所采取的主要途径。我还该把我的意见更广泛地加以发展，并且请您批评，不过首先

要請您笔下留情啊。但是，由于我还缺少很多书籍，并且时间也很有限，我没法把我所经常考虑的那些观点充分地发挥出来。我只是尽力做我之所能做的事情。我坚信，只要不间断地努力，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总有一天会获取重大的成果，总有一天会有所成就。任何一种成果，尽管其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是有益的。因为共同的工作和见解可以由此而有新的加强。让我们经常重复您的口号罢：“我们决不甘落后！”

伦次在干什么呢？在他的性格里似乎有点多疑。他只顾自己的工作，既不爱敞开自己，也不爱和别人联系。在他看来不值得去辛辛苦苦地为别人作什么事情，或者坏事是不可救药的。您不能用友情去打动他，鼓励他积极起来，去反驳现在还活着的神学吗？这是必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很清楚，这由于神学的还存在，所以必须驳斥它。

霍尔德林有时从耶拿给我来信；我要替您责备他。他在听费希特的课，并且满怀激情地谈论着他，好象他是一个为人类而战斗的巨人。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教室的牆壁之外。从这点你就应该看出来，你不应该做出结论说，他的友情冷淡了，他的友情一点也没有减少。在我看来，他对世界公民理想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

上帝王国来临了，我们决不袖手旁观！

在您的信里关于道德证明有一个提法我还不完全明白：“他们知道把道德证明解释为，个人的人格的本质是由此产生”。您相信，我们自己达不到这样远吗？

理性和自由是我们的课题，无形教会是我们共同之点。

(五)

9. 霍尔德林致黑格尔

1795年1月26日于耶拿

在我第二次来到耶拿时见到你的来信，十分高兴。我是十二月底随同丰·卡尔布少校夫人以及我曾单独两次陪他来此的学生，离开这里到威玛去的，原来并没料想回来的这样快。由于我个人生活环境和教学工作方面所经受的诸多困难，由于我健康状况的恶化，由于对至少一个时期的单独生活，而在此居留后更变得强烈了的要求，在离开耶拿之前，我就把摆脱现状的愿望告诉了少校夫人。然而我被她和席勒说服，再进行一个时期的尝试，这个玩笑也没有超过两星期，因为，别的且撇开不谈，每夜都不能安宁就使我实在受不了。于是在充分自由之中我回到耶拿，我现在是一个无牵无挂的人，这种独立性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的，并且希望它不会全无结果。我的创作活动，几乎全部投在我的小说〔《希腊的隐者》〕改作上。在《塔利亚》杂志上发表的片断就是这些尚未加工的材料的一部分。我打算在三月底把它写完，现在对它且保持沉默。你也许还记得《勇敢的精灵》这首诗吧，我已经加以改作并和其他几首在《塔利亚》上发表了。我和席勒相处很好，他鼓励我给他的新杂志《号角》以及他的未来诗刊投稿。

我已经和歌德谈过话。兄弟！能见到这样气宇轩昂而又这样伟大的人物，是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享受。他温和而友好的接待了我，这种接待使我想起来就产生发自内心的欢笑。贺德尔也是为人热诚，紧紧地握手，他经常是用比喻来讲话，已经

显出象个世界人物了，象你所知道的一样。我以后还要经常拜访他。看来丰·卡尔布少校要留在威玛。由于孩子们对我已没有什么需要，所以我能够迅速地离开。相处的友谊，特别是我和少校夫人之间的友谊，使我能经常地访问这个家庭。

您对费希特的理论著作《全部知识学基础》和已经印出来的《关于学者天职的讲话》很感兴趣。在开始的时候我也怀疑他是很教条，很武断的。即使我还该认为，实际上存在着分歧，甚至可说站到了分歧点上，但在我看来，他也许是超出了意识的事实而达到了理论。他的很多意见都表明了这一点，而且确定不移地是，尽管到今天为止，有很多形而上学家想要超出世界此时此地的存在，而他却更加明显是超越的。他的绝对自我（=斯宾诺莎的实体）包含着全部现实性，它就是一切，在它之外尽皆虚无。没有任何东西可做这个绝对自我的对象，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包含全部实在性了。没有对象意识是不可设想的，若我自身就是这对象，那么我作为我就必定是有局限性的了，就只能存在于时间之中，就不是绝对的了。从而，不可设想在绝对自我中有意识，并且由于我没有意识，由于我（对我来说）是个无，所以绝对自我（对我来说）也是个无

.....

我就写到这里为止吧，并且请您把我写的这一切就当作没有写一样。从各方面看来，您对宗教概念所做的说明都确实是良好和重要的。你对先知概念作了研究，您完全可以和康德神学并驾齐驱了。在我看来康德体系所包含的精神全在把自然机械性（从而就是命运的机械性）和目的性合成一体。他似乎就是用这种统一体来解决，调理二论背反的。费希特对二论背反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想法，亲爱的，我下一次再把这个想法写给您罢。我长期以来就有一个关于群众教育的理想，由于您自己